

龔鵬程
主編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鵬程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九輯

龔鵬程 主編

第 12 冊

柳宗元及其詩研究

何淑貞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柳宗元及其詩研究／何淑貞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民100〕

序 2+ 目 2+166 面；17×24 公分

（古典詩歌研究叢刊 第九輯；第 12 冊）

ISBN 978-986-254-530-0（精裝）

1.（唐）柳宗元 2. 學術思想 3. 傳記 4. 詩評

820.91

100001468

ISBN-978-986-254-530-0



9 789862 545300

古典詩歌研究叢刊

第九輯 第十二冊

ISBN：978-986-254-530-0

柳宗元及其詩研究

作 者 何淑貞

主 編 龔鵬程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1 年 3 月

定 價 第九輯 20 冊（精裝）新台幣 2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新學堂
PDG

柳宗元及其詩研究

何淑貞 著

作者簡介

何淑貞

學歷：

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國家文學博士

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學士

經歷：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系主任

國立編譯館高中國文課本執筆委員

臺北市市立大安初中教師

現職：

私立中原大學應用華語文系兼任教授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應用華語文教學研究所兼任教授

臺北市市立教育大學中文系兼任教授

著作：

專著：

新編抱朴子內篇校注（國立編譯館）

新編抱朴子外篇校注（國立編譯館）

中國的風俗習慣（國立編譯館）

嘯傲東軒（國立歷史博物館）

古漢語特殊語法與修辭研究（華正書局）

展現生命芬芳的神話傳說——列子的智慧（圓神出版社）

柳宗元詩研究（福記文化圖書有限公司）

華語文教學導論（三民書局）

華人社會與文化（文鶴出版社）

華語教學語法（文鶴出版社）

期刊論文若干篇、研討會論文若干篇

提 要

本論文探討柳宗元生平事蹟、思想及其詩歌創作的成就。柳宗元是唐代著名的文學家，思想家，古文傑出，以其雋傑的筆致反駁重散，有力支持韓愈的古文運動，是領導唐代文風的另一主將。其詩數量不多，但各體兼備，無論古體今體、五言七言，甚至四言六言、樂府歌行，都有創作；敘事、抒情、詠史、寓言、山水之作，均各具特色。

柳宗元一生際遇，明顯分為在長安為朝官、貶謫永州後兩個不同的時期。在

長安時期已在文壇嶄露頭角，不過寫的多是應考和奏章等當時流行的駢文；淪落永州後，不能從事實際政務以輔時及物，只有專心以論著、創作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張，以明道之文輔時及物。孤寂的生活，讀書作文成了他精神的寄託，青雲蹭蹬，半生偃蹇，一寄於詩。宗元特殊的際遇造成其特殊的風格，在沖淡蒼秀下，潛藏哀怨孤峭之情。柳詩的主要風格是「峭」，是其內在堅毅、執著的個性，峻峭、挺拔的精神，表現出來的風姿，在中唐詩壇別開生面獨樹一幟，卓然自立於差可比肩盛唐的元和詩壇。

本文共分六章，先述其時代社會及生平事蹟，以明其創作背景、高尚人品及志節，從天人、大中、政治三方面述其思想本真及其認識方法，論述其文學主張、審美觀點、詩風的建立，以及對古文運動的貢獻。然後探討其詩的內在結構，以見其體製完備，內容豐富、藝術特色和風格多樣。

詩品如人品，一個關心社會的詩人，無論他表現的是何種題材，都能有血有肉的反映現實人生。柳宗元擴大了山水田園詩的領域，他所表現的並不是投荒逐臣的悲觀頹廢，而多是奮發努力，希望有助於興功利民的理想實現，使千載之下的我們讀來，仍深為感動不已。

自序

唐代詩壇，至元和年間人才輩出，詩作絢麗多采，堪與盛唐後先輝映。柳宗元挺生其間，本以「文章卓偉精緻，雅擅西漢騷體」名於當世，與韓愈並稱古文運動雙壁。永貞革新失敗，竄謫永、柳，乘隙施施於山水之間，危疑抑鬱，觸物傷懷，漫漫拘囚生涯，除窮精力於古文創作與理論著述外，復以詩歌敘寫志節，抒發幽憤。

劉禹錫編錄宗元遺作，有雅詩歌曲一卷、古今詩兩卷，共一百四十多題，一百六十多首。其詩簡古峻峭，世以爲得陶、謝之餘蘊，列於自然詩派。東坡以「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譽之，評爲「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蔡條亦以爲其詩「雄深簡澹，迴拔流俗，至味自高，直揖陶、謝」。柳詩數量雖不多，然眾體兼備。與之同時有硬語盤空、奇崛豪放之韓、孟；明白簡易、婦孺皆曉之元、白；稍後，清新俊爽之杜牧、典麗精深之李商隱又輝耀詩壇，宗元之詩作，可謂別開生面而獨樹一幟，卓爾自立於差可比肩盛唐之元和詩壇。

昔者或從爲人「大節」，或以「道統」立場，貶抑甚至否定宗元之文學成就；近年來又多僅致力於其生平、思想、古文創作、文學理論等研究。至於柳詩，或爲其古文創作盛名所掩，未見整體深入之著述與公允論斷。

宗元以碩學高才，懷抱一腔濟世熱誠，而橫遭貶逐，屈身流放於鄙遠荒州，悲憤憂思，悉寄諸詩。其詩之特殊風格，與其一生際遇相關，且孟子曰：「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故首述其時代社會及生平事蹟，以明其創作背景、高尚人品及志節。於其一生行事外，其文學主張，詩風之建立，決定於思想形態，於是次章述其思想，分天人、大中、政治三方面論之，以明其思想本真，兼及其認識方法。復次述其文學理論，以見其審美觀點，創作主張，及對古文運動之貢獻。

宗元詩歌創作未為任何宗派所囿，而自成一家，且頗與其文論相合。除探討上述外緣因素外，自應就其詩內在結構加以探究，以見其體製之完備，內容之豐富、藝術特色及風格多樣。其詩作內容除苦悶悲慨、感諷時事兩大主脈外，間有澹遠閒適，述說禪理之作。至於藝術特色，則以運用彩色詞，善於比譬，化描寫為陳述等手法經營意象；本其學養而善用典故，屬對精工；才情富贍而尤工於造境。配合不同之客觀對象及主觀情緒變化，其作品呈現幽冷孤峭、澹遠簡古、清新婉麗、典雅雄奇等不同風格。綜合以上研究，庶幾知宗元之所以為宗元，與他家有別，進而瞭解其創作之成就與價值。

本書撰述，雖本先賢實事求是之精神，期能無過譽，不妄毀，然限於才識，取舍論斷之間，難免乖舛疏漏，幸博雅君子，匡我不逮。

何淑貞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四月識於國立高雄師範學院



目

次

自序

第一章 柳宗元的時代背景與生平 1

第一節 中唐的國勢與社會 1

第二節 佛道盛行、儒學衰微 8

第三節 柳宗元的生平事蹟 12

一、里籍、先世及幼年生活 12

二、意氣風發的青年時代 16

三、參與王叔文派的政治革新 19

四、待罪永州、投閒置散十年 26

五、再貶鄙遠、遺惠柳州 31

第二章 柳宗元的思想 37

第一節 天人思想 37

一、否定天命 39

二、治亂由人，禍福不出於天 42

第二節 大中思想 44

一、通權達變，處事貴當 47

二、舉賢與能，吐故納新 49

三、體悟佛學中道觀，統合儒釋 49

第三節 政治思想 58

一、反對藩鎮割據，主張實行郡縣制度 64

二、刷新吏治，主張用人唯賢 66

三、反對宦官專權，主張分層負責 68

四、反對橫徵暴斂，主張抑強豪、均賦稅 70

第三章 柳宗元的文學理論 73

第一節 中唐之前反駁宗經的聲浪 73

第二節 薰陶宗元古文創作的環境 76

第三節 宗元的文學主張及其對古文運動的貢獻 79

甲、在長安時期 80

一、以辭令褒貶、導揚諷諭為文之用 80

二、分文學為「著述之文」和「比興之文」 82

乙、貶官永州後 85

一、文以明道 85

二、不專務色彩誇聲音，也不忽略文章的形式結構 91

三、反對榮古虐今，肯定今人也不鄙薄古人	93
第四章 柳宗元的詩歌創作	99
第一節 唐代元和年間的詩壇	99
第二節 柳宗元詩的體製	103
一、古體詩	104
(一) 四言詩與樂府歌行	104
(二) 五、七言古詩	108
二、今體詩	109
(一) 六言絕句	109
(二) 五言排律	110
(三) 五言律絕	111
(四) 七言絕句	112
(五) 七言律詩	113
第三節 柳宗元詩的內容	114
一、苦悶悲慨	115
二、感諷時事	119
三、澹遠閒適	121
四、說理談禪	123
第四節 柳宗元詩的藝術特色	124
一、屬對精工	125
二、善用典故	128
三、意象經營	132
(一) 化描寫為敘述	132
(二) 彩色詞的運用	135
(三) 善於比譬	138
四、工於造境	139
第五章 柳宗元詩的風格	143
第一節 幽冷孤峭	144
第二節 澹遠簡古	146
第三節 清新婉麗	149
第四節 典雅雄奇	151
第六章 結 論	153
重要參考書目	161

第一章 柳宗元的時代背景與生平

第一節 中唐的國勢與社會

柳宗元生於唐代宗大曆八年（公元 773 年），卒於憲宗元和十四年（西元 819 年），短短四十七年，正處於唐代國勢由盛轉衰的轉型期。自安史亂後，盛唐國勢日非，敗象環生，唐室政治掙扎於黑暗混亂之中，腐敗衰微，加以社會動盪不安，整個大唐帝國已是搖搖欲墜，苟延殘喘地維持局面而已。

安史亂後，唐室對功起行陣，列爲侯王的武夫戰卒，以及安史降將，大多除爲節度使，已注定藩鎮割據，尾大不掉的命運。安史餘孽固然是胡人，勘平安史之亂的武人，也多半是歸化的胡人，國家無暇調教便遽付以重大權任，於是跋扈囂張，擁兵自重；甚至各藩結爲婚姻，互爲表裏。他們不但牽制了唐室大量兵力，而且切斷關中糧餉供應，控制運河漕運挾制中央。德宗朝朱泚、朱滔、李納、王武俊先後稱王作亂，德宗出奔奉天，下詔罪己，從此朝廷對藩鎮採取姑息政策，致使藩鎮的氣焰更盛。憲宗時期朝廷與藩鎮的衝突又起，先後平定劍南劉闢，夏綏楊惠琳，鎮海李錡等。而討伐淮西之役，唐室動用十六鎮兵力，耗時三年，是征伐藩鎮耗力最大的一次。柳宗元的〈平淮夷雅〉詩，就是歌頌這件事。元和號稱唐室中

興，但憲宗在位十五年，到了元和十四年，名義上是全國藩鎮聽命中央，其實各藩鎮仍擁有自己的勢力，翌年憲宗爲宦官陳弘志所弑。憲宗卒未三年，諸鎮又亂，唐室無力復取，直至唐亡。唐代藩鎮擅權，前後竟達一百四十年之久，最後是國門之外那些所謂王臣，都是強敵，唐朝就是亡在藩鎮的手裡。（註1）

唐代武臣豪奢，早已競成風氣，如馬璘建築一中堂，就耗資二十萬貫；郭子儀入朝，由宰相、僕射、戶部侍郎、京兆尹等各出錢三十萬來設宴歡迎。至於後來割地自雄，不聽朝命的藩鎮，更變本加厲。唐代中葉節度使例帶度支、營田等兼職，掌握地方財賦及國有土地，而跋扈的強藩本身就是地方上的強豪，自然奢靡成性，他們竭盡所能擺脫朝廷法令的拘羈，在自己勢力範圍內的經濟利益，不讓朝廷染指，在藩鎮政權之下，社會經濟破產，連年動亂，龐大軍費的開支，迫使德宗放棄唐初以來實行的均田制和租庸調稅制，採用楊炎建議，實行兩稅法：「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行商者在所郡縣稅三十之一，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各有不便者，三之。餘征賦悉罷，而丁額不廢。……徵夏稅無過六月，秋稅無過十一月。」（《舊唐書》卷四十八〈食貨志〉上）均田制和租庸調制的精神，不僅在於輕徭薄稅，更重視爲民制產。但是推行這種制度，必先整頓籍帳。唐自武后亂國以來，民避徭役，逃亡日多，版籍疏於整理，創立租庸調制的意識精神漸失，經安史亂後，戶籍頓減，更無從整理，只好以兩稅制取代。

兩稅制簡捷明白，卻流弊甚多，變授田徵租之制爲僅徵租不授田，爲民制產的精神全失，於是「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陸宣公集》卷二十二「均節賦稅恤百姓第六條」），社會貧富懸殊，愈演愈烈。此制雖然遏止了吏姦，卻給藩鎮州縣多一個違法聚斂的機會。規定以貨幣納稅，農民生產品只是穀米實物，物賤錢貴，結果是

〔註1〕參考《舊唐書》卷十三、十四、《新唐書》卷二一三及錢穆《國史大綱》第五編第二十八章〈大時代之沒落〉。

妨農利商，農民負擔倍增，這個新制根本解決不了朝野所面臨的經濟問題，加上戰爭需要龐大的軍費，每月還要供給征調討伐的諸鎮兵「出界糧」，這些支出朝廷在窮於應付之餘，只有轉向民間誅求。所以雖名為兩稅，仍有鹽稅、茶稅等雜稅，外加「間架稅」（房屋稅）、「除陌錢」（貿易稅）等不一而足，以至「通津達道者稅之，蒔蔬藝果者稅之，死亡者稅之。」（《舊唐書》卷四十八〈食貨志〉），弄得怨聲載道，民不聊生。柳宗元的〈捕蛇者說〉那則寓言所述，以及〈田家〉三首所說的：「竭茲筋力事，持用窮歲年。盡輸助徭役，聊就空自眠。子孫日以長，世世還復然。」（其一）、「蠶絲盡輸稅，機杼空倚壁。里胥夜經過，雞黍事筵席；各言官長峻，文字多督責。東鄉後租期，車轂陷泥澤。公門少推恕，鞭朴恣狼籍。」（其二），絕非言過其辭，他所面對的是腐敗無能的朝廷政府、以及動盪不安、危機四伏的社會。

王室腐敗，宦官必然擅權跋扈。唐代宦官之盛，兆自武后。玄宗以後，宦官勢力惡性膨脹，宦官原本只是狐假虎威，搜刮財貨，肅、代以後，更是擅作威福。德宗在涇原兵變之後，內疑朝臣，外忌宿將，便將典掌禁軍之權，託付宦官。其後又作樞密使，宣徽使，承受詔旨，出納王命。巨璫大閹，既操縱了王朝的軍政大權，又外結藩鎮，連帝王的生死廢立，完全操縱在宦官手中，果真是「萬機之與奪任情，九重之廢立由己」（《舊唐書》卷一八四〈宦官傳序〉）唐自肅宗後，未嘗有正式冊封的皇后，史所載的都是由於親生子即帝位，才奉上的尊號。就這樣皇子素無威寵，宰輔又隔在外廷，宦官因此能肆無忌憚而為所欲為。憲宗被弑以至唐亡，八世中有七個國君為宦官所立，有為之士想要立足朝廷，達成理想，更是談何容易。順宗朝王儼、王叔文計畫奪回宦官軍權，卻遭反擊引發永貞內禪之變，不但二王被貶，與事者均被貶為荒遠的州司馬，柳宗元是其中之一，因而坎坷以終。此後宦官權勢更為擴張，外廷朝臣政爭，常援引宦官勢力；宦官內部派系分裂傾軋的結果，演變為朋黨之爭。中唐的朝政日非，危機四伏便不難想見。

談到唐代朋黨之爭，要先了解唐代的士風。王船山說：「唐以功

立國，而道德之旨，自天子以至於學士大夫，置不講焉。」（《讀通鑑論》二十二），初唐士子無出處去就觀念，給人「文士齷齪」的印象，（註2）是有原因的。唐太宗李世民隨父轉戰軍中，立下不可一世之功，同時「銳意經籍，開文學館以待四方之士」（《舊唐書》卷二〈太宗本紀〉），可惜他所立杜如晦、房玄齡等十八學士，不是出身於南北朝的世家大族，便是世代顯貴之後，社會地位崇高，足以號召一時，然挾陳、隋文人現實享樂的風習，無法替唐代新政權樹立新風氣。南北朝的門第勢力，至唐初仍未衰竭，當時門第仕進，亦較科第為易，建官要職，仍多用世家，累世仕宦之家，又逢盛世，自然生活豪華，權勢顯赫；一般無行文人，易依附權勢以求生存，不知風骨為何物。

至於唐代的貢舉制度，讓參試者懷牒自舉，國家按年集試中央，使優秀的國民均有參政的機會，公平而統一，可消融社會階級，促進學術文藝的普遍發展。然而初唐政出多門，入仕之途極廣，科舉只不過是其中一項，貴冑門蔭，諸色入流不計其數。（註3）官員有數，入流無限，祿利之資太厚，政府督責推動之力太薄，統治秩序紊亂，綱紀蕩然，在宦海鹿逐中，勢成朋黨。

南北朝以來的高門貴冑，每多賢父兄，調教出佳子弟，因為重視教育，才能維持世家大族於數百年而不墜。貴門後進，自幼接受家庭薰染，朝廷之事，台閣之儀，不教而自然閑習。至於寒門子弟，經考試入仕，必須經教育訓練，方易稱職。貞觀初年，太宗屢幸國學，國學太學四門學，均增設員額，可見國家重視教育的一斑。但到了高宗

〔註2〕《舊唐書》卷八十九〈狄仁傑傳〉載武則天為求人才向狄仁傑說：「朕要一好漢任使有乎？」仁傑曰：「陛下作何任使？」則天曰：「朕欲待以將相。」對曰：「臣料陛下若求文章資歷，則今之宰相李嶠、蘇味道亦足為文吏矣，豈非文士齷齪，思得奇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務者乎？」則天悅曰：「此朕心也。」

〔註3〕高宗時劉祥道疏，歲入流千五百，經學時務比雜色人三分不及一。玄宗時楊瑒言，唐興，二監舉者千百數，當選者十之二，考功覆校以第。謂經明行修，故無多少之限。今考功限天下明經進士歲百人，二監之得無幾。且以流外及諸色仕者歲二千，過明經進士十倍。

武后朝，此風凌替：「高宗嗣位，政教漸衰。薄於儒術，尤重文吏。於是醇醲日去，華競日彰，猶火銷膏而莫之覺也。及則天稱制，以權道臨下，不吝官爵，取悅當時，……因是生徒不復以經學爲意，唯苟希僥倖，二十年間，學校頓時隳廢矣。」（《舊唐書·儒林傳·序》）。武氏之後，進士只考詩賦；繼承之君，甄選人才，又均以進士科爲主，從此社會不再重視明經，讀書人轉溺於文采風流，不復見淳厚之風。進士又是當時的特殊階級，是寒門仕進理想的出路，有白衣公卿之稱，「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爲美。」（王定保《唐摭言》卷一〈散序進士〉）進士自然成爲社會價值取向的目標：「開元以後，四海晏清，士無賢不肖，恥不以文章達，其應詔而舉者，多則二千人，少猶不減千人，所收百纔有一」（杜佑《通典》十五〈選舉三〉），由於競爭激烈，中唐時就有一些所謂「先達」操縱科舉，白居易的〈見尹公亮新詩偶贈絕句〉說：「袖裡新詩十首餘，吟看句句是瓊琚。如何持此將干謁，不及公卿一字書？」（《白氏長慶集》卷十三），就可見當時科場的情形。這是科舉規程不嚴，寅緣奔競成習。當時有所謂公卷、溫卷與通榜之風，應進士科的人，先要投獻所作詩文給京師的「達者」以自薦，這叫做「公卷」。往好處想是以自己的作品求知音，其實是打知名度，隔幾天再把作品呈上去，叫做「溫卷」；這樣，等到考試時，可以不問試藝的高下，專取知名之士，叫做通榜。（註4）

在唐人的文集中，通常見到投獻詩文的書簡，大多是辭意卑微，時見卑躬屈節之態。早有文名的柳宗元，雖然表明過自己考上並不決定於私人的揄揚，（註5）但也爲了投獻詩文寫過〈上權德輿補溫卷啓〉；縱然是以周孔道統自任的韓愈，也有三上宰相書。爲結交權貴，連李實這樣的齷齪小人，（註6）韓文公也能歌頌爲「赤心事上，憂國

〔註4〕參考錢穆《國史大綱》第二十六及二十九章。

〔註5〕柳宗元在〈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中，寫到德宗李適知道中舉的柳宗元是柳鎮之子時說：「是故抗奸臣實參者耶？吾知其不爲子求舉矣。」他表明了自己是以真才實學取勝於科場的。

〔註6〕《順宗實錄》說：「實諂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愎，不顧文

如家」的忠臣（《韓昌黎文集》卷二〈上李尚書書〉），使後來崇拜他的學者困惑不已。（註7）這是由於舉子投卷的風習，影響所及，已成名的文士，也將作品投獻顯貴，以為結託要譽。這種風氣流行起來，連賢者也不以為恥，更何況是一般文士。

唐初文士承陳、隋遺風，只知以文學依附權勢，本無所謂出處之義，至武則天以詩賦取士，使文學之風尚日盛，重文輕儒的結果，社會趨於浮華而不務實際。中唐以後，一些在朝廷找不到出路的知識分子，還依附到地方軍府，舞文弄墨，形成社會問題。柳宗元的朋友獨孤宓應當時邠寧節度使楊朝晟的網羅，當他的書記，宗元寫〈送邠寧獨孤書記赴辟命序〉說：「則曳裾戎幕之下，專弄文墨，為壯夫捧腹，甚未可也。」提醒他到軍府不要專門寫些玩弄文墨，受人譏笑的文章，而要為抵制吐番內侵，安定西北邊疆做些實際之事。對當時士子尚華去實，於此亦可窺知一二。進士畢竟是因公開考試而得官，當時被視為正途，中唐時期，進士一科最為榮重，讀書人傾向以追求利祿為目的，便無操守可言。

唐代考官身負為國掄才之重任，非常重視推引後進，如陸贄以兵部侍郎的身分知貢舉，頗選拔了一批才智之士，時稱龍虎榜；戶部侍郎顧少連權知貢舉，不顧當時權貴「眾口飛語」，大力選拔孤門寒士，柳宗元、劉禹錫都是在他主持考試那一年進士及第的。其後貢舉之士對考官懷賞拔之恩，尊為座主，自稱門生；有司漸忘教化之責而樹黨營私，等到進士科舉與門第任子在政治上發生衝突，自然形成朋黨之爭。有唐一代文士，往往捲入黨爭之中，並非偶然。黨爭最烈，被捲入的文人最多的兩次是：貞元末年王叔文案，及元和初年的牛僧孺與李德裕之爭。叔文黨的活動為時雖短，但中國文學史上的兩大作家：

法：是時春夏旱，京畿乏食，實一不介意，方務聚歛徵求，以給進奉。」

〔註7〕羅大經在《鶴林玉露》卷八說：「退之古君子，單辭片語，必欲傳信，寧肯妄發！而譽之過情，乃至於此，是不可曉也。」洪興祖在《韓愈年譜》說：「《實錄》於實詆之不餘力，而此書乃盛稱其所長，此又不可曉也。」